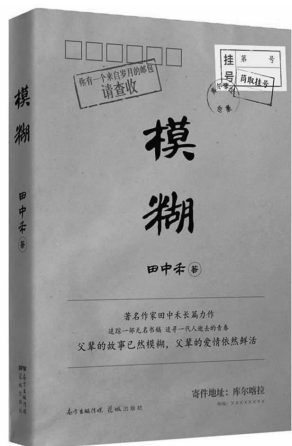


# 洒向平沙大幕风

□王振羽



《模糊》  
田中禾  
花城出版社  
2021年3月

在莽莽中原水河边古城西南旷野平畴的校园里读书时节，繁重紧张的功课之余，最大的享受与放松是听父亲与杜大纪先生散漫聊天，无拘无束，海阔天空。他们会说到苏金伞、徐玉诺，还有在学校里边寺庄写过《春鸟》的臧克家，受汤恩伯邀请来到昆阳的黄潮洋，就是后来写过《天山景物记》的碧野。也会说到姚雪垠、李準、魏巍，还有比他们要年轻的当时中原文坛作家张一弓、李佩甫等，还有就是田中禾。父亲把他的《五月》给我看，贴切，诗意，敏锐，来自雄浑厚重的中原大地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印象至深。此后，我到扬子江边的一座古城读书，也陆续看到了他的《匪首》《父亲和她们》《十七岁》，但对他正在兰州大学读书却决然退学，回到中原郑州郊区做了农民，大惑不解，还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追问此事。此后经年，文坛潮涨潮落，城头变幻不已，不大听到田中禾的消息了。但岭南朋友寄来田中禾的新作《模糊》，颇有久违之感，还是令我大感意外。

《模糊》是一部堪称直面历史拷问人性的泣血之作。莽莽大西北，三山夹两盆

的新疆大地，虽然已经有不少书写文本，但玉门关外，春风早度，仍旧是故事多多，横无际涯。早逝的红柯有《西去的骑手》，张承志、周涛、丁燕等有关于新疆的散文，王蒙也有一《这边风景》，居然还荣获了“茅奖”，而李娟、刘亮程的文字也是一再刊布，传递着关于这一山河土地风物的万般信息。但田中禾的《模糊》聚焦于一个人在特定年代满腔热血青春澎湃，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又从乌鲁木齐到了库尔喀拉乌苏之后的命运遭际、人生起伏。田中禾无意于表现边地风情民族差异，“二哥”张书铭的命运轨迹生死悲欢，才是他瞩目的旨趣所在。时至今日，叙述“二哥”的故事，已经不是当年张贤亮、丛维熙书写知识分子苦难史的氛围与场域，也非王安忆说叔叔阿姨与大舅故事的风潮，这是作者笔下的“二哥”，洗尽铅华，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环境的逼迫，同事的栽赃，更有亲情的隔膜，爱情的背叛，最终促成了“二哥”的毁灭。如今审视回望二哥的命运悲剧，是他一个人的性格使然？还是时代造成的巨大陷阱？

《模糊》是一部恣肆汪洋生命葳蕤有着明确美学追求的精心之作。“二哥”生活的时代，正是共和国开国不久朝气蓬勃高歌猛进的岁月。“二哥”大学毕业，告别古城西安，意气风发来到天山脚下，乌鲁木齐。参加文学社，出入各种舞会，展示自己是才艺，酷爱俄罗斯文学，虽然是学的会计专业，但对屠格涅夫、普希金充满了挚爱，更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信心憧憬与神往。但所有人的美好，生命的律动，爱的渴望，却在一次又一次的蹂躏与摧残中逐步萎顿、沉寂，归于泯灭。虽然有了婚恋，但朦胧之爱的夭折、女子的自杀，更有千里迢迢前来团圆聚首的妻子的举报揭发，而后是重组家庭的短暂欢娱的背叛出轨，好在还有一个丽英的爱抚慰，多么令人欲哭无泪的“二哥”啊，多么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的“二哥”啊。

《模糊》中，有大量的贴合时代氛围的质朴无华的细节呈现，也有壮美磊落烂漫无邪的性爱展示，让人信服在即使最为压抑令人窒息的威压之下，也不能阻隔人性的自然迸发与蓬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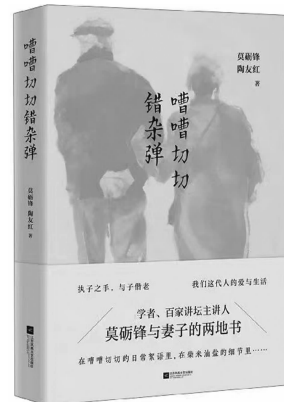
《模糊》是一部质朴无华不事雕琢、丰沛充盈扣人心弦的用力之作。田中禾的《模糊》讲述二哥的故事，不管是宋丽英、李梅，还是六儿，这些人物到了小说的第二部，也都有一一照应，再度梳理，从癫狂荒唐非正常时代到了多年之后的岁月静好归于平淡，“我”远赴新疆，寻找失踪的“二哥”，这样的设计，如此的安排，既有时代穿越的对比，更有人世沧桑的感怀。一路寻找，山河岁月，桑田沧海，感慨伤怀，情发于中，岂止是贺知章的故园寻梦？小说的第二部有很多时新元素，都是网络时代的便捷使然，但“我”见到“二哥”两个女儿与“二嫂”的场景，近乎写实笔墨，浑然天成，一气呵成，让人热泪盈眶，难以自已；让人欲哭无泪，仰天长叹。谁说历史可以模糊，苦难随风而去；谁说青春可以抚慰，一切都成云烟？

《模糊》是一部深深镌刻着家族记忆勇于袒露绝少粉饰的反省之作。作者原名张其华，出生在豫西南南阳盆地的唐河，元好问在此做过短暂负责人。这里涌现过冯友兰、杨廷宝、李季等诸多名人，活跃在唐河城乡的汉剧、曲剧、大调曲、三弦书、鼓儿词给了田中禾丰富的文化营养和艺术熏陶。田中禾的父亲是一忠厚勤劳的灯笼匠，在他三岁时去世。1961年春天，退学后的田中禾当过民办教师、办过街道小厂，后被调入唐河县文化馆，此后再回郑州，做过河南作协主席。《模糊》中说到的张家四兄妹，张书青的大哥、二哥，还有屡屡提到的白发亲娘，都与现实中的作者有着惊人的契合。现实生活的丰富诡异与精彩，令虚构苍白，让粉饰遁形。

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新疆是个好地方，提到新疆，我们会想起天山明月，托托可海的牧羊人，千年不倒的胡杨林，会想起林则徐的悲壮出塞，左宗棠的“左公柳”，张荫桓在这里被砍了脑袋，还有就是龚自珍最早提出建议在新疆设置行省，实现有效管辖。如今，田中禾的《模糊》为新疆书写再添新的文本，让我们瞩目行走此地山河，感受此地物华天宝，会更为心绪丰盈，不再有匆匆过客模糊平淡了吧。

# 深情的旋律

□徐涛



2020年8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嘈嘈切切错杂弹》  
莫砺锋陶友红

初读《嘈嘈切切错杂弹》，便被本书的名字吸引，莫砺锋先生的“大弦嘈嘈”，陶友红女士的“小弦切切”，夫妻二人再加上女儿莫杞一家三口的“错杂弹”，恰如琵琶的绝妙之音，弹奏出一曲深情的旋律。

本书最为意味隽永的，正是对“爱情”和“亲情”的唱叹。诗人席慕容曾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这是讲“因果”；然而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人海中的惊鸿一瞥，那一份缘定前生的守候，还要经受今世的磨难，才能修成正果。“夫妻”是一份姻缘，“相伴到老”则是一种修炼。于是悲观者宣布：“爱情已死！”而真正懂得爱情的人，则能从平淡的生活中体悟出最美丽的诗意。本书收录了莫砺锋先生三次旅居外地时与陶友红女士的往来书简，其中并无多少缠绵悱恻的“情话”，更多的倒是彼此日常生活的叮咛牵挂和对家庭琐事的“絮絮叨叨”，但他们却以一种自然的真淳与素朴，诉说着爱情与亲情平凡而又实不平凡的真谛：精神相依，心灵相伴。平淡而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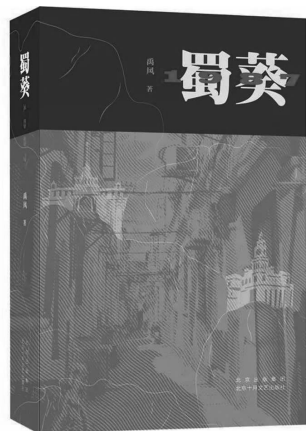
本书的深情之“音”也表现在莫、陶对生活的热爱上。书中的陶友红女士，无论是对儿时与小伙伴们戴头花、春游、看电影的趣事回忆，还是后来在香港看赛马、在美国下馆子的经历叙述，都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一如她在生活中给人的印象：温婉亲切。倒是莫砺锋先生的形象颇有“反差”，平时多见他治学授课时谨严庄重的一面，没想到他谈起吃喝日用、日常琐事来也是津津有味、逸趣横生。仔细一想又并不奇怪，若不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又怎能对中国古典诗词中那美好的意境拥有如此深邃透彻的领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先生和陶女士都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但即使身处那样的困境中，他们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期望和热爱。在书中，莫先生讲到他没有向命运妥协就此随俗沉浮；陶女士亦写出她在乡下的艰苦辛劳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心态。唯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不会被厄运击倒！

本书还体现了莫先生、陶女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从两位的文字底蕴上就能略窥端倪，莫先生的文风渊雅淡泊而不失诙谐幽默，陶女士的文风则生动活泼而又自然婉约，“大弦”与“小弦”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可以看出他们平日里对文学的深厚滋养。其次，莫先生的几篇涉及古人的文化随笔，虽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却更能见出他对古代优秀文人的衷心膜拜，这并非“以古为尊”，而是反映了莫先生对传承崇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向道之心，这与他在怀念程千帆先生的文章以及在教师节、文学院百年院庆发言上的文稿所表达的志愿是一致的。再有，书中还彰显了正直高贵的人格。无论是将生命余烬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的程千帆，还是尊师重道的吴志达；无论是善良仗义、可亲可敬的金磊，还是工作认真、急人所难的玛琳，都充满了高贵人格的魅力与温度。透过文字，我们又能看到莫砺锋先生的淡泊刚简，陶友红女士的善良慈悲，这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同样密不可分。

如果将《嘈嘈切切错杂弹》比作一章乐曲，那她必定是一曲深情的旋律！掩卷曲终，“此时无声胜有声”！

# 磁吸时期的情感样本

□曲恒



《蜀葵1987》  
禹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

《蜀葵1987》书写20世纪80年代的海，却与“伤痕文学”迥异，它着重展现的是80年代处于青春成长期、而后在90年代走向世界那一代上海人的城市记忆——记录我们的时代，把城市写成故事。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重开城门，磁吸现象相伴而生，精彩的外部世界对刚敞开门户的停滞城市具有不可抗的吸力：“出国”两个字横空出世。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城市里头脑最活络的男女，还有最具有外貌优势的一批当令美人，成了因磁吸离

开的第一批上海人。他们要么做成了各种奇妙交易，得以在异国安身立命；更稳重的高素质人才则在学术道路上展开竞争，猎取宝贵的留学机会……

磁吸显示经济学原理，揭示了人性的原貌，也涌现巨量的“磁吸时代情感样本”。磁吸时期的情感仿佛失去了在原生地自然发育生长的机会，如刚发芽的青苗经历冰雹，总被不稳定因素惊扰，不时折断。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是1985年港剧《上海滩》的电视连播以及1987年中美混血歌手费翔的央视献唱，周润发联袂费翔征服了一代女青年，致使同代一批适龄男性们的魅力在异性眼里蒸发殆尽。这是碾压式的不公平竞争。

人的生命旅程自然要攫取各种资源：阳光、空气和水；家庭、阶层与人脉；教育、医疗、住房和交通工具；等等。环境中不存在人均一致的公平，难免有优劣之分，但至少和平年代每个个体并无失去大多数资源之虞。情感本身并非一种资源，但情感的对象是资源。情感的产生不可预测，无法自控。在磁吸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新开放城市里，高素质人群外流比例急剧上升，越有各种优势的人口越容易被域外所需求。附着于被磁吸外流人口身上的自然情感样本便渐次以各种破裂形式演绎。上帝对他喜欢的人，赐以“流奶与蜜之地”。一座长期经历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大城，刚向外部打开大门，不但没入息，反立刻又经受人力资源外流，“奶与蜜”本匮乏，此时几近流失殆尽。不过，持续“失血”必然带来时代断裂

点和风与火的时刻。

《蜀葵1987》是虚构类小说，也是一部磁吸小史，是关于磁吸时代的细密画卷，是一本厚厚的众人合集的原始病历，是干涸的新鲜伤痕，是枯萎的怒放花束，是骄傲的苦楚，是甜蜜的丧失，是午夜梦回的青春潮汐，是蓦然回首的瞬间心梗，是从来没发出声音的呼喊，是再也无法集合的解散，是你依我依星眸里的晨曦，是插到罗密欧胸膛上的蜜箭，是出埃及的模拟，是向着珍贵之物的绝情，是心口小而绵密的恶之花迎来了花季，是柔和之人的散诞笔记，也是不肯顺服的灵魂不死的叹息……几个八十年代的上海大学生，互相交织过的脚程，风中彼此接近嗅到的淡淡体味，在城市丘陵高处的远眺，公共游泳池跳水台上的初生勇气，一个个肥皂泡式的摧毁性诱惑，远走天涯的灯蛾之旅，回返大城的逃亡决心，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日后再见，难料记忆会变质。那个年代是流动的幻灯片，是转圈的圆餐桌，是真真之后接踵而至的后悔，是得到之日剧烈的被骗感，是当场的幻灭，是被默认的豪赌，是过不去的一段过去，是来不了的佳美未来……

若干年之后，城市被磁吸的后果渐为时间之水所稀释；因缘际会，大城度过厄厄，开始健康运行。由于智者对症下药，城市以吸纳投资的方式“造新血”，满盘复活；接着打上了金融补针，再获得历史补偿般的贸易优待，经济爬坡乃至倏尔起飞，终于一俊遮百丑。物质不再稀缺，但失去的情感却终究追不回来。